

柄谷行人文集
赵京华 主编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柄谷行人

赵京华 译

著

からたにこうじん



柄谷行人文集

赵京华 主编

柄谷行人

赵京华 译

著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 (日) 柄谷行人著; 赵京华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117-3406-8

I. ①日… II. ①柄… ②赵… III. ①日本文学—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313.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4810 号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

© 柄谷行人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由作者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朱瑞雪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6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中文版再版作者序（2013）

—

我写作本书中的各篇是在 1970 年代后期，将其汇集成书出版则是在 1980 年。到了 1980 年代末，我又对其内容做了重新思考，直接的原因是美国的日本研究者来信说要翻译此书。我便以需做增补修改为条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因为若将日文版原封不动交他们翻译，可能很难获得英语世界的理解。这也促使我再次去重新思考本书所论述的问题。结果，英文版增加了相当分量的补注和一篇新的论文。顺便一提，到出中文版的时候又增加了一篇新论。

我在本书中，试图要于“明治 20 年代”所发生的某种认识论“颠倒”中，来考察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明治 20 年代”这一词语是个只适用于日本的说法。换成公历来讲，相当于 1890 年代。不过，这样一来也可能遮蔽掉某些面向。例如，夏目漱石的小说《心》中那个自杀的主人公有个说法，叫“以殉明治之精神”。

这个说法与明治天皇没有关系，指的是一种“时代精神”。若采用公历的话则无法表达。同时，“明治20年代”也确实会把事件的发生限定在日本固有的时空内部。实际上，我在写作此书时的确忘记了“明治20年代”也即1890年代这回事。

1890年代是世界性帝国主义全面扩张的时代。当时的日本亦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和接下来的日俄战争（1904）。但是，若从“明治”这一视角来观之，则对该过程有了下面这样一种叙述：日本在西方列强支配下，获得产业和军事上的发展并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德川时代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终于被废除。文学领域也是如此，所谓在明治20年代现代文学得以确立，意味着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文学经过20年的历程而最终实现了现代化。但是，若从公历来看，1890年代乃是在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状况之下，日本开始转向帝国主义国家的时代。由此观之，我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所论述的“颠倒”，正是帝国主义时代所发生的事态。

我注意到这一情况，是在修改本书的1980年代末。这个时期正是昭和天皇病逝而“昭和时代”行将终结的时刻，而且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苏冷战结构终结等同时发生。换言之，以昭和年号所区分的历史和以公历所区分的历史重合在一起了。讨论这两个纪年哪个更重要是没有意义的。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是由这

两种不同的视角所带来的“视差”。下面，我就是要从这样的“视差”出发，对《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进行再思考。

二

我曾试图在“风景之发现”这一视角之下，来观察“明治20年代”所发生的某种认识论的颠倒。风景，自古以来就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于文学和艺术领域曾有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可是，这并非作为风景而被描写的。例如，在西方，风景只是作为基督诞生等的背景而被描述的，直到近代才有了把风景作为纯粹风景来描写花鸟器物等静物的做法。实际上，东方也是一样。中国自古以来有自然风景的描写，但那是山水画中的山水，与单纯存在于此的自然对象不同。这是一种宗教的对象。画家们描写的并非实际的自然，而是作为意识的山水。因此，正如欧洲的美术馆充斥着以耶稣或天使为主题的绘画一样，在东亚描写山水的画作不计其数。

然而，我所谓的“风景”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通过还原其背后的宗教、传说或者某种意义而被发现的风景。这也便是把以往认为的事物之主次关系颠倒过来。“风景之发现”便意味着这样的颠倒。具体而言，我在国木田独步的《难忘的人们》中看到了这种颠倒。“难忘的人们”并非那些不能忘记的重要人物，而是无

意义也无所谓的人们。在此，他们与其说是人们，不如说是作为“风景”的人而存在着。

这篇作品中，主人公给在旅馆里初次见面的秋山看题为“难忘的人们”这部作品的原稿，并与之聊了起来。两年后，他在原稿上加了一句：“难忘的人们乃是指旅馆的主人，而非秋山。”这里存在着一种将主要的和非主要的事物之价值序列颠倒过来的恶意反讽。就是说，风景的被发现并非源自对外在对象的关心，反而是通过无视外在对象之内面^①的人而发现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内面的人呢？简言之，这种内在的人是经过政治上的挫折之后而产生的。但是，这种政治挫折不是发生在“明治20年代”，而是“明治10年代”。那时，曾有“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发展，这是一种使明治维新得以深化的“永久革命”式的运动。可是，随着政府在明治十四年宣布将于10年之后开设议会，这场运动便渐趋落潮。尽管其后仍有一些过激派在抵抗，但自由民权的活动家们大都从“民权”派转向了“国权”派（帝国主义者）。

最早获得现代文学之内面性的文学家是北村透谷。明治10年代中期，自由民权运动逐渐落潮，北村则在自由党左派开始炸弹斗争的时刻退出了此运动。但是，这之后他面对现实的政治世界，试图通过文学的想象力

① 内心、内在的自我、个人心理等。——译注

来与之对抗。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以“想象世界”来与现实世界对抗。不过对他来说，内在性并非反讽或逃避，而是以另一种形式持续进行的自由民权运动。他甚至在政治上仍然继续参与着现实斗争。例如，明治20年代，他加入了和平运动。这是以康德“永久和平”之构想为基础的日本最早的和平运动。可惜，他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两个月前自杀了。

北村透谷的内面性与国木田独步的完全不同。后者的内面性乃是通过对前者那样的内面性之反讽式的否定而确立起来的。诞生于“明治20年代”的日本现代文学并非通过否定前近代的东西，而主要是通过否定透谷那样的现代性、内面性才得以确立起来的。

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的，是活跃于明治20年代的两个物。一是最早写作言文一致的小说《当代书生气质》，同时创作了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神髓》的坪内逍遙。在《小说神髓》中，作者积极倡导写实主义。逍遙否定了德川时代的小说家泷泽马琴的“劝善惩恶”论，而主张文学应该“没理想”。可是，那个时期里为什么要批判德川时代的小说和理论呢？当然，不是由于要批判那个古老的儒教道德。他讲“劝善惩恶”的时候，暗地里是指自由民权运动时期被广泛阅读的“政治小说”。逍遙要排斥的是这种小说里的“政治”理想。所以，所谓的写实主义意味着对此种理想主义的批判，而所倡导的“没理想”并非单纯的文学论，

还包括超越自由民权运动之理念的某种东西。

实际上，坪内逍遥与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大隈重信深有关系，大隈曾聘请他为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的讲师。坪内逍遥当然没有倡导帝国主义，因为这亦不过是一个理想而已。但是，身处强调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帝国主义现实之中，采取“没理想”的态度便是以旁观者的方式在支持帝国主义。

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国木田独步。与北村透谷反对中日甲午战争相反，独步在此次战争中曾作为从军记者活跃一时，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氛围中赢得人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参加这场战争并非出于政治动机，而是源自他追求精神上的昂扬感或者某种“震惊”。因此，战后他无事可做，便跑到北海道谋求“新世界”去了。而在此，他发现了“风景”。

他这样陈述说：“何处是社会，人类可以自豪地传颂的‘历史’又在哪里？”（《空知川的岸边》）这当然是一种欺瞒。正如空知这个地名所显示的，独步去的地方乃是阿伊努族居住过的历史性场所。明治维新后的北海道开拓，并非对单纯的“原野”之开拓，而是通过对原住民阿伊努族的杀戮、同化来实施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迈出的第一步。然而，正是通过无视这些“不该忘记”的事物，才得以发现“难忘的”风景。

国木田独步带着常住的念头来到北海道，但马上改变主意，又回到了东京。于是，他在东京郊外的武藏野

发现了“风景”。他所看到的武藏野现在已经成了东京的繁华街，而当时则是平淡无奇的灌木丛林。自古以来没有任何诗人、画家曾提到这个地方。由于独步的这篇作品，武藏野成了名胜，而当时他称赞此地的反讽乃至所带来的新鲜感觉，如今已经没人知晓了。

三

国木田独步的“风景之发现”，乃是对无视外界存在的内面优越地位的确立。这里的确存在着“颠倒”，但并非透谷那种经过与外界即政治性现实激烈冲突而产生的内面斗争，而是鄙视这样的现实并对内面的优越地位的夸示。

关于“言文一致”也是如此。所谓“言文一致”，是将言（口语）变成文。直到明治20年代，一直是“文”（文言体）受到重视，而“言”（口语体）被置于次要位置。在这种状况下，把口语体置于优越地位的言文一致，乃是对以往的价值序列的颠倒。言文一致，应该是与自由民权的精神相符合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明治1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中江兆民，就一直是用文言体写作的。然而，他却能够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翻译成汉文。

文学领域中，北村透谷写的文章都是文言体的。这难道是透谷受到文言的形式束缚而缺乏打破此束缚的内面性吗？当然不是。他那深刻的内面性乃是口语体所无

法承载的东西。不仅透谷，明治 20 年代的重要作家如樋口一叶、森鸥外、夏目漱石等，他们均拒绝使用言文一致体。而最早用言文一致体写小说《浮云》的二叶亭四迷，后来亦只好搁笔。

其中，在明治 20 年代用言文一致体写作，并一举得到普及的是国木田独步。而日本现代文学则沿着独步的方向发展下去。原因何在呢？在独步那里，言文一致并不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地位颠倒了。他所带来的颠倒，乃是在口语或书面语之外，针对外在的语言而将内在的语言（内面）置于优越位置上的。

从此，在浪漫主义文学诞生的同时产生了写实主义的文学，但这种写实主义文学最终还是归结为自然主义文学了。独步则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前驱。而对此种文坛给予激烈批判的，是社会主义诗人石川啄木。他在 1911 年的大逆事件之后，发表了评论《时代闭塞的现状：关于强权、纯粹自然主义之最后及未来的考察》。简言之，大逆事件乃是幸德秋水等众多社会主义者试图暗杀天皇而遭处刑的事件。石川啄木说，初看起来自然主义文学似乎是与国家相对立似的，其实不然：

日本的青年至今不曾对强权有任何的反抗，因此，我们也不曾有把国家视为怨敌的机会。……如今已经到了这样的时期：我们青年人为了逃离自灭的状态必须意识到这个“敌人”的存在。这并非

出于我们的希望或者别的什么理由，而是现实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一道奋起，向这样的时代闭塞之现状宣战。抛弃自然主义，停止盲目的反抗和对元禄的怀念，我们必须倾注全部的精神去进行明日的考察——关于我们自身这个时代的有系统的考察。

啄木所谓的“敌人”，即帝国主义。他在此所强调的，是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并非针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实际上，明治20年代不仅有对“强权固执反抗”的运动，而且正如透谷那样曾经有过试图以文学来实现这种反抗的意志。然而，明治20年代以后的日本现代文学或自然主义文学，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而是通过对此加以否定才确立起来的。其先驱者便是国木田独步。独步所具有的内面性和写实主义，并非单纯的现代之产物。那是对现代的放弃或者屈服。但是，那又使人觉得仿佛是挑战性的革新之物似的。

四

如上所述，对自然主义者所统治的文坛予以抵抗的并非只有社会主义者石川啄木，还有夏目漱石，他也曾提出质疑。如本书“文类之死灭”一章所论述的那样，漱石写作了被现代小说所蔑视和排斥掉的多种类型的作品。他最初的作品《漾虚集》是罗曼司，《我是猫》则是源自俳句的“写生文”。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追求的

并非写实主义小说，而是多样化的“文”之可能性。其结果是，他虽然博得了一般读者的喜爱，但被文坛所承认的只有晚年所作自然主义小说《道草》。

然而，漱石所质疑的并非仅仅是文学性的问题，还与明治 10 年代的经验有联系。他并没有直接参与什么政治性的运动，但可以说他深刻感受到了自由民权运动的败北。在《文学论》的序言中，漱石谈到他于明治 10 年代觉得花一生的时间来做“汉文学”也无妨，后来却去搞英国文学了，而且有受到英国文学之骗的感觉。他所说的“汉文学”，并非明治以前的学问，相反，乃是与明治 10 年代的政治运动直接关联的某种东西。

例如，同时代的西田几多郎和铃木大拙，曾抗议学制改革而从高中退学。正是在这样的苦境中，他们才转向禅的。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北村透谷则转向了基督教。漱石多多少少也应该是处于这样的状况之下的。他的小说《心》中那个自杀的友人 K，便一面热心于佛教一面读着圣经。这样的人物，反而是明治 10 年代的青年典型。我觉得，漱石在写作 K 这个人物时或许曾想到北村透谷也说不定。

我在前面讲到，《心》中那个自杀掉的主人公所谓的“殉明治之精神”与明治天皇无关，指的应该是一种“时代精神”。不过更准确地讲，“明治精神”意味着存在于明治 10 年代的多种可能性。这乃是在明治 20

年代与帝国主义同时确立起来的现代国家体制中被排除掉的多种可能性。漱石写作被现代小说排斥掉的多种类型的作品，那正是企图要恢复曾经存在于明治 10 年代的可能性。

曾抵抗过由国木田独步所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另一个人物，我想举出柳田国男。关于柳田，我曾经在“儿童之发现”一章里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只谈下面一点。柳田作为浪漫派诗人曾与国木田独步和岛崎藤村有密切的交往，但后来渐渐远离了现代文学。他最初刊行的作品是《远野物语》（1910），收集了在日本岩手县远野地区流传的有关妖怪和山人等的民间传说。柳田在记录这些民众的传说时把它们“文言体”化了。这与“言文一致”正相反。我们透过柳田，得以获得接近无法还原于现代人“内面”的世界之途径。

五

我曾指出，自明治 20 年代，日本开始转向帝国主义，而这一时期日本现代文学的基本形态得以形成。阿伦特说，帝国主义的显在化是从英国 1882 年占领埃及开始的。那么由此来看日本的状况，则可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自由民权运动随着 1881 年（明治十四年）发布开设国会的谕旨而渐趋落潮。实际上帝国宪法的颁布是在 1889 年，次年召开了帝国议会。但是，这个时期与其说是日本具有现代国家雏形的时期，不如说是它开

始跻身于“帝国”行列（列强）的准备期。为此，必须清除掉“自由民权”。而“日本现代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时期确立起来的。

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绝非已经过时的老话。一般认为，所谓帝国主义乃是19世纪末出现的资本主义之一阶段。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此时期的帝国主义就成了过时的老话。而于这个时期出现的日本现代文学，也同样成了陈年旧账。

但是，我并没有把帝国主义视为19世纪后半自由主义之后的一个阶段。我认为，自由主义也好，帝国主义也好，都是反复出现的东西。我受到沃勒斯坦的启发，认为“自由主义式的”和“帝国主义式的”阶段乃是交替出现的。沃勒斯坦认为，自由主义乃是霸权国家的某种状态，而帝国主义则是霸权国家没落而新的霸权国家还未产生、各国正为此而争夺的状态。

沃勒斯坦说，在现代世界经济中只出现过三个霸权国家，即荷兰、英国和美国。例如，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荷兰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上采取的也非绝对王政而是共和制。荷兰没落之后成为霸权国家的是英国，那是在19世纪前期。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则是在1930年前后。

根据沃勒斯坦的说法，霸权国家的确立是先在制造领域，然后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取得优势的时候。而在这三个领域同时占优势是困难的，即使占优势也只能维持

比较短的时间。这意味着，霸权国家就是失去了制造领域的霸权，也会在金融和商业领域维持一段时间。例如，荷兰和英国都是在制造领域失去优势后依然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保持相当长时期的霸权。实际上，1990 年代之后的美国也是如此。

如果将“自由主义式的”视为具有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之经济政策的特点的话，那么，很清楚美国作为自由主义是在 1970 年以前。正如美元的金本位制结束所显示的那样，美国自 1970 年代以后在经济上开始走向衰落。这与荷兰和英国曾经经历的过程一样。就是说，美国在制造领域没落了，但在金融和商业（石油、谷物、能源等）方面依然掌握着霸权。

另一方面，所谓“帝国主义式的”并非仅仅意味着 19 世纪末的状态。荷兰没落后的时代也是如此。19 世纪末的帝国主义也并不是列宁说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应该视为英国霸权失去后美国、日本等试图称霸而开始争斗的阶段。这样看来，美国在成为霸权的 1930 年以后是“自由主义式的”的阶段，而 1990 年以后开始没落，则是“帝国主义式的”的阶段。“自由主义式的”阶段和“帝国主义式的”阶段正是以这种持续交替的形式发生的。在我看来，它们各自的周期为 60 年。为此，可以说现代世界史每隔 120 年会出现类似的反复。（详见我的著作：《世界史的构造》）

六

我注意到上述这种“历史与反复”是在1989年前后。如上所述，这正是“昭和时代”的结束与世界冷战结构的终结同时发生的时期。那时，人们普遍开始提倡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我则认为这并非什么新的现象，而是以前曾发生的事态之反复。就是说，这只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新的版本而已。进而，我感到明治20年代并不是已然过去的一个事件，而是今天依然在反复的现象。

到了明治20年代，一种认为自由民权等已成陈腐观念的看法开始流行。对此，曾是明治1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之理论支柱的中江兆民写道：“吾人曾云，世上所谓通人政治家必定得意洋洋地说，此乃十五年前陈腐之民权论，如今欧美强国正盛行帝国主义，若仍抬出民权论，则不合于世界之风潮，必成过时之理论也。然我则以为，所谓民权论作为理论虽已陈腐，作为行动则依然新鲜也。”（《一年有半》附录）

兆民的意思是说，自由民权或许是陈旧的理论，但既然还没有实行，就依然新鲜。这并不是已被实行的陈旧之物。它之所以显得陈腐，其责任在那些阻碍实行的家伙。我们不能说兆民所言已经过时。在此，我想将帝国主义换成新自由主义，把自由民权换成社会主义，来做些思考。例如，1990年代，人们纷纷讲马克思主义